

□赵先超

青龙之生

(上)

我叫白泽，家住昆仑泰山。王母命我在长勺寨与立柱顶之间的毕家台开了一家酒肆，这是毕家台第一家圆顶石木建筑，酒肆里面，一边是酒，一边是陶器、玉器，石斧、骨铲及锹、镢、锄等农具。来喝酒的，就把部落里的粮食或陶器带过来换酒。

王母给我安排的真实职责是“唱诗人”，我负责把各部落的消息带给王母，再教人族唱诵王母唱诗令。我每个月去一趟昆仑泰山。

一

夕阳西下，我坐在酒肆门口听凤凰的叫声，吕娥来了，在毕家台她酒量最大。我酿的粟酒，水取自昆仑泰山顶上的瑶池，清冽醇厚，酒劲奇大。她一袭青衣，周身有凤凰清鸣。她喝酒不用黑陶高柄酒杯，也不用陶鬲，直接用陶钵，有时也用我这里最大的陶器——白陶三足盃。

“白泽，我今天见鬼了。”吕娥一脸迷惑对我嬉笑。

她白天去了一趟空桑山，在一片流沙中追一头刚会跑的小白象，“你知道，我们这一带气候越来越干旱，大象已经减少了。”追着追着，象没了，远方闪出一只玄鸟，“我拿着水晶石砸过去，没有动静了，等我跋涉过去，你猜咋滴了？”

“遇到一个外族人呗。”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我们这里都是蛇人，你看到了鸟人。”

她喝了三个三足盃，趴桌而睡。

夕阳不见了踪影，凿齿部落的半穴土房升起炊烟。有女骑羊归家，每天这个时刻，是我坐在酒肆门口听凤凰唱歌的时刻，恰好也是毕霞归家的时刻，每一次经过酒肆，她都不抬头，我也总是在听吕娥的凤凰唱歌。

第二天一早，打开门，酒肆门口躺着一个遍体鳞伤的男子。凿齿部落严格规定，外族人入境格杀勿论。男子嘴唇干瘪，昏迷多时，身上背着一张弓，梓木烧制，显然从南方而来，裸露的胸脯上烙有一只玄鸟。

我当然没有不死药，王母不会给我的。即便有，我也不会给他使用，犯不着违背凿齿的部族规定。于是我回屋，吕娥跟进来：“偏偏遇上，偏偏不忍。”

在酒肆后房，我和吕娥把男子用藤条捆绑起来，放在蒸酒陶锅上七七四十九天。每天定时热蒸，他的头骨有一处溃烂的伤口，如果不处理，必死无疑，处理也可能死得更快，我还是拿起了骨凿凿掉溃烂处，然后对伤口烧燎，每天热蒸完，把他抬到土炕上，死牛一样，一动不动……又四十九天后的一个深夜，吕娥靠在土炕边睡着了。突然起雨，酒肆有点漏雨，本要打在吕娥脸上，却被这男子坐了起来用手接住雨水，两手交换，直到吕娥第二天睡醒。

他跟我说了第一句话：“我的玄鸟呢？”他姓姁，叫姁俊，来自遥远的河姆渡，家乡遭遇洪水，一路北上，经过葛山尾，北上曹夕山，还到过花厅古国，最终昏倒在空桑山。

唱诗云：路很远，繁星伴，跋涉荆棘，不怕双脚软，玄鸟引路，一峰又比一峰险。

二

立柱顶是一座高山，方圆四百里，高六千仞，山顶立柱再高一千仞。此山与昆仑泰山、蒙山三足鼎

立，其北、东、南皆海，山下长满藤条，长可达三百里。

七月，稻子成熟，我看见，吕娥和姁俊高高兴兴在稻田里追逐，族人都在忙着收割水稻。凿齿部落本来不种植稻子，自古来只种粟、养牛羊。

三年前惊蛰，在毕家祭祀台，十巫在此祭祀，摆好一只纯色的黑狗和一盆从食水河里抓的鲋鲋鱼，十巫面向天荒烛龙之眼十拜，再面向昆仑泰山十拜，我面向凿池部落宣读王母唱诗令：天降俊鸟，驯稻为生，大利凿齿。

自此，姁俊在凿齿部落居半穴朝南，为凿齿驯化水稻。凿齿说，三年收获不了水稻，杀俊祭昆仑。

毕家台，聚集着两个部落，一为莱族，一为泰族，两部落原本一支，都是从西面而来，部落图腾都是白蛇，经过长期内战形成两支，一支居立柱顶东，一支居立柱顶西。居东者操软语，吃食河之水；居西者操硬话，吃汶河之水。

王母跟我说过，两部落从王母氏族第十代开始就争斗不休，到了她，王母第50代，她一定要平息两族争斗，最终扶持了一个年轻男人，她让九天玄女帮他统一了莱泰两族，统称凿齿，图腾为白蛇绕蟠桃。

夜。立柱顶山巅高耸的立柱下，吕娥依偎在姁俊怀里，指着从立柱顶发源流向东西不同的两条河间：天下河水都东流，为何独有汶河西去？“在河姆渡时，我们部落和平相处，没有杀伐，我的母亲说，天下终究归于一河。”

翌日。凿齿大婚日，毕霞从家里出来，坐着她的山羊。头上蒙着一块红布，经过酒肆，我分明看到她想扯开红布，最终还是没扯。在凿齿部落，这是第一次女人出嫁到男方家，凿齿是被王母册封的第一个男性部落首领，因为他带领部落造出了农作器具，他还在长勺寨南部山腰发现一种金属矿石，王母以前从未见过那种矿石。

毕竟第一次男娶女嫁，凿齿部落接连庆祝了三天三夜。第三天的下午，王母的贺礼姗姗来迟，是一个特大陶牛角号，还有一个彩陶钵，上刻白蛇绕蟠桃的图案。王母非常喜欢凿齿献贡的蟠桃，为此凿齿不惜出动十个聚落驻守肥子古国，专门为王母种蟠桃，每次去送蟠桃，王母的三只青鸟飞来携凿齿飞越火山和弱水。奇怪的是，彩陶钵上有一个开裂的缺口。

第三天晚上，吕娥醉醺醺来到酒肆，说方圆四百里的人都来了，唯独你没来。我回：“我不是人，你看我的山羊胡子就知道了。”吕娥说：“你不仅是羌人，说话也真呛人。”她又说，凿齿当众宣布，今后毕霞不再牧羊了，就在家里伺候好凿齿就可。

以前，每天看到毕霞骑山羊从酒肆经过，我以为这就是生活日常。连续三天，我没有再看到她，我也没说一句话，我就坐在门口，突然瞥见以前一只做坏了的黑陶瓶，瓶身上有几个小洞，我顺口吹了一下，竟然发出了声音，有韵律的声。我就不停地吹，吹了整个夜晚，后来吕娥说，当夜原本来袭击凿齿部落的东嶠人都停止了进攻，放下武器哭泣起来，然

后返回东嶠。吕娥又说，她的凤凰们都哭了，“你吹的歌声就叫《凤凰速》吧”。

三

姁俊和吕娥经常来酒肆和我聊天，我和吕娥喝酒，姁俊就自言自语说河姆渡的事。他觉得凿齿部落很落后，吕娥让他小声一点，别让凿齿听到；姁俊说我不怕，我也说我不怕。吕娥说她怕，一想起一件事就怕。

成功驯化水稻后，姁俊又尝试节令种植，长勺寨周边，他发现了一个最晚的粮食种植日，他把这一天定为芒种，意思是过了这一天，再种庄稼就无收成了。

姁俊带领的小聚落“玄夷”逐渐在凿齿部落壮大，“玄夷”不像其他聚落，不善饮酒，喜欢发明创造，我这里的黄酒就是姁俊帮我研制出来。他命名为“花雕”，因为他制作出黄酒的小口双耳壶上雕刻了一个图案：一只玄鸟朝着向日葵飞翔。

凿齿逐渐发现，他的部落指令在“玄夷”越来越难以推行，有一次，凿齿一手拿石钺，一手持鬻喝酒，怒骂：“玄夷”如果再不执行拔牙令，灭之。

冬至。汶河结冰，獐子进入发情期。凿齿部族举行盛大的拔牙祭祀礼仪，不管男女一到成年，必须把门牙凿掉，“凿齿”的部落名称就是这样来的。凿齿部落经常有孩子被獐子的长獠牙袭击，传说獐子不会袭击拔牙的人。

这一次的拔牙，吕娥名列其中，十巫一手拿着骨凿，一手拿石锤，给每一个人敲打着牙龈，等牙齿松动了，就停下来。后面还要由族人陆续敲打至九次，直到牙齿完全脱落。我一边平静地喝着姁俊发明的花雕酒，一边听着族人鬼哭狼嚎的呐喊声。姁俊向十巫和凿齿祭拜后，坐在凤凰山摸摸石上，面向西方一言不发。又望向苍穹，玄鸟盘旋在高空，叫声悲鸣，吕娥养的凤凰与玄鸟飞翔在一起。

拔牙仪式结束的当天晚上，部落里都不再有篝火舞会。家家早早关闭柴门，熄灭柴火，老人们团聚在一起祈祷凿齿庇护，并在每家的灶台摆放贡品，祭拜昆仑王母和天荒烛龙。

每次拔牙仪式也是凿齿威望又一次达到顶峰的时刻，因为只有他才能与獐子对话，保护部落繁衍。獐子还能送他獠牙，凿齿脖颈上已经挂了十三颗獠牙。但是，这次拔牙仪式，我看得出凿齿内心稍有隐忧，他瞥见姁俊坐在摸摸石上，摸摸石坐落在凤凰山之颠，这山在立柱顶和长勺寨之间，是毕家台的神山，没有人能徒手爬上摸摸石，这里传说也是凤凰筑巢的地方，吕娥捡到的凤凰蛋就是从摸摸石上不慎滚落下来的。

我还知道有一件事，凿齿并不知道。凿齿一直致力于打通部落和昆仑泰山的联系，等闲事却不甚关心。私下里，其他好几个小聚落，诸如羸、牟乃至远方的淮夷纷纷自愿加入“玄夷”。在玄夷，姁俊发明的连排地上房可居更多人，也能更好地抵御外来侵略。“玄夷”的女人们更是头戴四连玉环，梳头用象牙梳，耳坠、骨簪、指环、臂饰已是平时装扮。有的人家，女人可带孔雕花骨珠及绿松石胸饰。

翌年寒食，弃母山。一年一度的

“弃母”仪式开启。在凿齿部落，自古以来因粟产量少，难以养活更多人，凿齿规定本族人年过六十，一律送到弃母山的山洞里。把老人放进去，洞口每天堵住一点，第七天全部堵死。

吕娥之母正好六十岁。姁俊曾跟我说：“你能否去跟王母禀报，我已经驯化了水稻，凿齿部落可以养活十倍的人，弃母令该取消才对，一个连母亲都不赡养的族群会灭亡的。”我说：“王母怎会听从一个凡人的主张？”姁俊反问：“那她为何对凿齿言听计从，白泽，你告诉我究竟为什么？”“我只是一个造酒的，只是一个唱诗人。”

第七天。部落的人们平静而惊愕地看着凿齿发出最后的指令：堵死门。突然狂风大起，山下的汶河水掉转头向从西向东流，众人大惊，一个声音从天而降：“汶河倒流，天地共怒；无孝之行，罪在凿齿。”

但见姁俊站在山顶，身背长弓，腰缠藤条，手持巨斧，斧柄是昆仑泰山蟠桃园蟠桃木打造，斧头一眼便知取自昆仑山玉石，昆仑山周围有弱水缠绕，外围还有火焰山拱卫，凡是到不了昆仑山的。

姁俊大吼一声：“莱泰之族苦凿齿久矣，今，俊替王母行道。”

凿齿大骂：“料你存反心，不料这么早就开明牌了，悔当初，留你这个祸患。”

凿齿拨动脖颈上的十三颗獐子獠牙，山谷响彻獐子的怒吼。十三头巨大的獐子踏着尘土而来，朝姁俊扑过去。姁俊眼里有些慌张，獐子们围成圆圈，包围圈越来越小，近到咫尺。天空突降一群玄鸟与凤凰，向獐子冲过来，无数鸟喙啄向獐子的眼睛，令其四处散去。凿齿见势不妙，手持弯骨刀朝姁俊杀去，二十回合之后，凿齿渐渐身处下风。他向西逃至立柱顶西侧一无名山，姁俊正当年轻有力，巨斧直接朝山顶劈去。大山从中间喀嚓断开，形成两个半边山，后世遂称此处为“半边山”。凿齿坠落深渊，姁俊挥出藤条，将其拉回，重重摔在弃母山洞口。“你要面对部落族人接受行刑。”姁俊一斧直取凿齿头颅，毕霞挺身而出，挡在凿齿前面，承受了致命一击。凿齿抱着毕霞大哭，毕霞缓缓说了四个字：“我想牧羊”，众人怔怔地站在那里，凿齿突然抱着毕霞跳下半边山，坠落过程中，他哈哈大笑，也说了四字：“长勺寨南”。

凿齿部落这场全体族人见证的“弃母”仪式，我猜到了开头，没猜到结尾。

众人冲上去，扒开洞门，抬出奄奄一息的娘母，吕娥与母亲喜极而泣。姁俊开山巨斧一顿猛劈，这个已经存在千年的弃母洞从此成为废墟一片。毕霞就像一只蝴蝶，轻轻飞走，我俩一句话也没说过。恍然间，我又看见毕霞，骑着她心爱的山羊，牧羊回家，我还是坐在酒肆门口，这一次，我张开了嘴：“下雨了，进来避避？”她抬起桃花般的笑靥，说：“哪有雨啊，你看，太阳还没落呢。”

那天晚上，立柱顶下起了大雨。我做了一个梦：我坐在酒肆门口，一如既往地等毕霞下午牧羊回家，她就在经过我身边时，她从小羊背上下下来，我看见雪白的山羊，毕霞问我：“你为何每天下午坐这里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为何每天下午经过这里呢？”

唱诗云：我们错过一天再一天，总以为一天后面还有一天，为什么我们总在同一个刹那堪堪错过，又在不同的时空彼此怀念。

(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，现供职于电商行业)